

1984年7月,茹志鹃被选为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常务副主席,她又是作协从市文联独立出来后的首任党组书记。筚路蓝缕,任重道远。起初,党组和书记处成员在老资料楼共处一室。五六位领导从我家门进进出出。因此,我几乎天天见老茹拎着包经过我房间。有空也会与大伙聊聊天,说到七八岁的外孙时,点上烟,见她满脸做外婆的幸福感。

尽管初创期困难很多,老茹及班子成员以“出人,出作品”为重心,一面举办首届《上海文学》评奖活动;一面申请编制组建专业作家队伍,不拘一格选拔文学人才,有的还是从工厂、学校商调而来,首批受聘的有赵丽宏、陈村、王小鹰、程乃珊、叶永烈、竹林等,并创办“青创班”扶植文学新秀。我见过“青创班”的一张合影照。六十

一个城市总有很多故事,上海这个风云际会的城市当然如此,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区更是如此。

如果追溯“静安”的得名,那要说到南宋年间就伫立于此的静安古寺,比上海建城的历史更早,如今在金碧辉煌的静安寺周边,多条地铁线纵横交汇,摩天大楼鳞次,这里是上海最高端最时尚的商业区。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,现代城市起源于外滩,自东向西逐步扩界,很快就到了静安寺,一条贯穿的轴线大道也从外滩向西延伸过来,旧时东边叫大马路(南京东路)、西边叫静安寺路(南京西路),拉出“十里洋场”。静安寺路沿线如鱼骨般扩展了多条南北向马路,长长短短,曲弯曲弯,沿马路又生长出一个个里、弄、街、坊,街面或是摩登商铺或是深宅大院,最终成就了上海高档的西区不夜城。陕西北路是其中的一条名头响亮的路,1914年筑成时叫西摩路,当时马路长度约一公里。

2013年,陕西北路经静安区人民政府向文化部成功申报,被命名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街”,从此这一公里路段就叫“陕西北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”,它同时也是上海六十四条“永不拓宽的马路”之一。这条百年老街至今完好保留着二十多处名人名居、优秀历史建筑、文物保护单位。这条老街也积累了1949年之后与城市共同发展、不断更新的文化内涵,出版社、学校、纪念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分布在街区老建筑中,在它同南京西路相交的路口,又构筑了新世纪最繁华的梅泰恒商圈。

《转角看见陕西北路》是一部小说集,作者们是网络作家。中国的网络文学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发展成巨大的文化产业,拥有了数亿读者和上千万作者,与互联网改变生活一样,网络文学也改变了当今的文化生态。因为原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陈村先生的缘故,从2017年开始,陕西北路上有了一个以网络文学为活动内容文化平台,每月一期的“陕西北路网文讲坛”已经持续举办了五年,前来参与讲座和交流的网络作家近二百位,上海市作家协会、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是这个文化平台的发起单位。这部小说集正是在网文讲坛的基础上,邀约网络作家们撰写以静安老街区为背景的故事。小说集由四篇各自独立的中篇小说构成,写历史也写今天,将网络文学类型创作的特点加以发挥:《西摩路密码/刺白》是谍战文,讲述了大革命失败后隐蔽在上海的中央特科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斗争;《遇见爱》是上、下篇组成的都市文,以爱情故事为贯穿:来到魔都的新上海人、回归故里的老克勒,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到新世纪,弥漫在这个街区的生生死死、欲说还休。《心静即安》是职场文,四个从事心理咨询的职场女性,把创业起步选择在这片街区的梅泰恒黄金商圈,起起伏伏、磕磕绊绊,构筑一段人生经历。

文学是生活的写照,惯于天马行空、脑洞大开的网络作家们很重视这次创作实践,他们深入采风、走访街区、研读资料、反复修改,用他们独特的笔触书写这里的前世今生、这里的生活变迁。与此同时,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了解,对前前后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上海市民的理解也更为深入,希望这些故事给老上海人、新上海人带来共鸣。

这本小说集是个尝试,也是一次创新,祝愿作家们走出陕西北路后有更好的作品问世。
(本文为《转角看见陕西北路》序)

转角看见陕西北路

陈宏

煮书

陆正伟

开外的老茹盘腿与大伙儿同坐在草坪上。能看出,她对这群“文青”充满着希望。相片中,我还认出了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宗福先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学徒工刚满师的宗福先先写了部长篇小说《政策》。经熟人介绍,送到老茹家请她指教。受难中的茹志鹃看完后,上门将稿子交还宗福先并说道:“你根本不懂怎么创作,37万字

的小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但是你那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语言,还有自己的想法,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看法,有这两条你就可以走上创作的道路。”话虽直白了点,但很实用,宗福先朝着指明的方向去耕耘了……

1980年,作家叶辛在北京见到茹志鹃时,他正扶植文学新秀。我见过“青创班”的一张合影照。六十



平平安安

篆刻 陈茗屋

的主张而困惑。茹志鹃立即鼓励道:应该趁年轻,抓紧时间,把能写的都写出来,不要耽搁掉了。叶辛于是继续写他自己熟悉的生活。创作出了《蹉跎岁月》等一系列知青文学作品。有耕耘,就会有收获。上海作家至今获得的两次“茅盾文学奖”,被专业作家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和经历过“青创班”的金宇澄的《繁花》所得,有人说是巧合。我看不尽然,与前人的精心栽培密不可分。

一天,老茹和安忆在作协院子里接待一位拄手杖的老者。我站一边听出他是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的父亲,想起老茹和安忆送我的签名书——《母女漫游美利坚》。书中记叙了1983年母女俩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情景。在写作中心的120天里,与各国同行常在一起座谈、参观、聚会与交流,并多次提及同胞陈映真。老茹还对他的《夜行货车》给予好评,说他评论文章写得同样出色。陈映真因“组织马列共党主义、鲁迅等左翼书册及共产党宣传等罪名”曾两度入狱。此时,他们在花园鲁迅像前聊陈映真,虽无意,但在我眼里却觉得挺有意思。

在书上还看到让我忍俊不禁的事。一次,有人提议华语作家每人做两个菜谱俩商过他们的友人。母女俩商量后,决定做个茄汁猪排,炒个刀豆。午睡后去采购。安忆说她这就去买。出门后,老茹担心她会买错。不一会,安忆回来了。老茹放心不下,等安忆回房间后,她下床走到厨

1996年,我迈入了上海舞蹈学校的大门。自那一刻起,我的一切就注定与芭蕾如影随形。

刚进校的时候,大家总是喜欢待在一起,我也不例外。但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,“不要随波逐流。”刚开始,我并不能完全理解,只是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,好好跳舞就是我最应该做的事情。为了做到更好,每天早晚自修的时候,我都会一个人练功。没有人盯着我必须那么做,偶尔偷懒一次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。但骗得了别人,骗不了自己。加入上海芭蕾舞团之后,我更是过上了“宿舍、练功房、舞台”三点一线的生活。我习惯了在钢琴声中苏醒身体,习惯了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炼坚韧,习惯了在汗水和伤痛中挑战极限,习惯了在作品的修改打磨中追求卓越。渐渐地,我才发现我早已离不开芭蕾,就像鱼离不开水,它给我养分和生命,滋养着我的热爱与理想。

然而,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,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演出取消了,剧场也停摆了,各行各业纷纷停工,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停下来,我的身体里仿佛有一种本能,引领着我重新回到了练功房,和其他演员一起戴上口罩恢复了每天的芭蕾舞基训课。“口

夜光杯

几年前我去北京出差,和做出版的友人闲聊,他问我来北京有何收获。我说最开心的是逛了五道口的某某书店,买了几本书。他用颇有点怜悯的目光看着我:“下次你再来的时候,这家书店应该已经不存在了,他们只是在勉力支撑。”结果被他不幸言中,于是我的第一次造访也就是告别,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,只一味欢喜。站在那里的书架前,感受春风扑面的幸福,怀抱一本书如同拥抱旧友新知的喜悦就此成为记忆。

一家实体书店关门,原因十分复杂。这些年来,随着店租上涨,网上书店和电子书的冲击,传统书店的利润愈来愈微薄,处境也日渐艰难。除了盗版和网络挤压,书店的市场定位不够准确,经营不善,盈利能力不足也是导致关门的原因。书店一向是现代化城市的文化地标,爱书人的朝圣之地。每次听说一家实体书店被迫迁往偏僻之地甚至完全停业,心里总是颇为黯然。那些风格严肃温暖,启蒙过我,让我沐浴过文艺之光的书店关张,对我而言真是件伤心事。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,因为懒和考虑成本的缘故,我也常常在网上买书,算是间接挤垮实体书店的“帮凶”。然而无论是在长居的城市还是客途,只要邂逅一家合眼缘的书店,我还是会进去浏览,买上几本原价书,借此减轻一点我的愧疚之心。

餐饮店或百货商店歇业,停业通告往往理性简洁,而书店的最后告白往往可以写成一封缠绵的书信。不久前,微博上关注的几个爱书人,不约而同贴出一张书店门口的照片。“辛丑春,因近六十花甲,羸弱多忧,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,故不再寻新址,店即关停,安度残年。伴圣贤书及读者襄助,三十余载,受益良多。一介平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。书店渐远,记忆永存。愿文化殷盛,人能祥和。”这是北京一家名为“盛世情”的书店的“致读者信”。在附近的大学执教的友人评论道:“得悉关张,为之大哭。”她说自己在二十年间亲眼见证了这家书店的全衰,眼看原址变成房产中介店面,附近的书店几乎全部搬到地下。

上海一家专营二手书的书店关门前,老板如此告知读者:“在停业以前,我们将把所有库存的图书,按成本价进行销售。这些书都是我们精心挑选来的,我们很乐于看到它们去到您的床头,而非一间满是尘土的黑屋子。在最后的两周里,抽得出时间的朋友,欢迎到书店来挑一些书,顺便道个别。”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,被这心酸的告白打动,让一些书逃脱“满是尘土”的命运?

房开冰箱看,买来的确实不是牛排也不像猪排,揭下英文标签去查字典,结果买来的竟是火鸡。老茹从未做过,难住了。次日,安忆在香港作家潘耀明的指导下,上灶烹饪,炒出了一盘芹菜炒鸡丝。反倒满足了客人味蕾需要。

一次,作协有份公函让我顺道交给老茹。她家墙上了一幅墨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,上书:志鹃、啸平同志清正。中间似排笔书写着宽厚的金农体“煮书”二字,落款为丁巳小阳月客中,赖少其书。原

来,书画家赖少其及夫人曾非与茹志鹃、王啸平夫妇同是新四军老战士。出生人死交情很深。一天,我到老湖宾馆探望赖少其时,曾非对我说起老茹在部队文工团勤于创作,赞美她在艰苦环境中对文学的执着。听后,我理解了赖少其题词的真实含义。否则,一个自幼失去母亲,祖母带大的穷孩子,她没历经煮书般磨砺,何能立足扶持“文青”,又怎能留得下《百合花》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《草原上的小路》等名篇佳作?

罩芭蕾”四个字听上去简单,但真的做起来其实很难,尤其是到基训课的后半阶段,有时候感觉根本就喘不过气,但换一个角度想,也是给自己的训练增加一点阻力,咬咬牙,也就坚持下来了。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重新站上舞台,但脚踏实地地上好每一堂课、过好每一天,好像也就没

有那么迷茫了。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们终于等来了大幕拉开的那天。

这些年来,很多人都问过我,是否会离开这片土地,也确实有国际知名院团向我抛出过橄榄枝。2007年,我获得了第九届纽约国际芭蕾舞比赛第一名,当场就收到了美国国家芭蕾舞剧院的工作合同,但我没有拆开,而是选择直接交给了当时的艺术总监辛丽丽老师。她问我,“你喜欢纽约吗?”我回答说,“喜欢。但我更喜欢上海,更喜欢中国。”半年后,他们再度托人来到上海,向我呈上合同,我还是拒绝了。我明白,没有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,没有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,

总有一些记忆刻骨铭心,在梦中,这种记忆会化为一种意象,来强调这份记忆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都会梦见一条土路,坎坷曲折,高低不平,太阳底下尘土飞扬,雨天则泥泞不堪。这条路的尽头,是一所学校——新民中学。这是我的高中母校。

今天,新民中学100岁了。

校史记载:1921年,时任湖南省教育厅一等科员、视学的罗传渠,在湖南省衡阳市陕西会馆创建了湖南省私立新民中学。从此,风雨百年,弦歌不辍。

“新民”二字,出自《大学》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对“新民”一词,解释颇多,人们倾向于“使民更新、教民向善”之义。在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中,“新民”是仁人志士的梦想,于是,有了新民学会,有了新民中学,也有了新民晚报——我刚到上海工作时,每次翻读《新民晚报》,都倍感亲切,冥冥中感悟到精神的脉络联系。

新民中学与中国共产党同龄。早在建校之初,这里就是湘南学联的重要成员单位、中共衡阳地区最早的三大支部之一,中共湘南地区最高领导机构的第一届领导人,全是这里的老师,红色基因深深地植入了新民中学的血脉,学校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教育,从创校的校长到后来的前辈名师,无不以为国育才为己任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,学校还叫衡阳县第六中学,去年11月,随着学校移交至衡阳国家高新区管理,又恢复了“新民中学”的原名。学校在晓云山下,蒸水之畔,我一直记得,每天早上,河堤上就有捧书苦读的学子。当时学校周边都是农田与果园,要坐车进城或回家,需要步行三公里多的土路到呆鹰岭镇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学校确实是个静心读书的好地方。只是我上高中那会,还没扩招,每年能考上大学的毕业生少之又少,面对似乎遥不可及的大学,大家学习还是很拼,学校生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,这种拼,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带着些悲壮色彩的拼。

那条土路,道阻且长,反复在我的梦中成为高中生活的意象,确实铭刻着我人生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三年时光。尤其是在呆鹰岭镇走向学校时,就像走向一个无法预测却竭力想自己把握的命运。感谢高考。

也要感谢优秀的学长们的激励与引领。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的不可替代软实力。新民中学在革命战争年代,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,还有革命英烈,1949年后,学校更是桃李满天下,从这里走出过院士、部长、大使、作家、学者……他们是闪耀在我们这些后学心目中的群星,光辉灿烂。

随着城市化的加速,母校所处之地,昔日为衡阳市远郊,现在已变成了衡阳市城区一部分,随着母校移交至衡阳国家高新区管理,无疑步上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,百年名校,将会孕育更多的“明星”。

因为一直在外地工作,我很少回母校,不久前,我带着女儿回了趟学校,桂花香依旧,但校园变化巨大,尤其是教室和学生宿舍都已装上了空调,我给女儿讲:爸爸当年高考的时候,天气酷热,有的同学在考场中暑晕倒。在上海出生长大的女儿,惊呆了。

最让我感叹的,是通往学校的那条土路,已经完全找不到了,鳞次栉比的楼房,填满了昔日的农田,车过蒸水大桥,一拐弯,就到了学校。

“新故相推,日生不滞”——这是著名思想家、衡阳县先贤王船山的名言。祝福已逾百年的新民中学,日日新、又日新。

只问初心,无问西东

吴虎生

有那么多迷茫了。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们终于等来了大幕拉开的那天。

这些年来,很多人都问过我,是否会离开这片土地,也确实有国际知名院团向我抛出过橄榄枝。2007年,我获得了第九届纽约国际芭蕾舞比赛第一名,当场就收到了美国国家芭蕾舞剧院的工作合同,但我没有拆开,而是选择直接交给了当时的艺术总监辛丽丽老师。她问我,“你喜欢纽约吗?”我回答说,“喜欢。但我更喜欢上海,更喜欢中国。”半年后,他们再度托人来到上海,向我呈上合同,我还是拒绝了。我明白,没有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,没有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,

总有一些记忆刻骨铭心,在梦中,这种记忆会化为一种意象,来强调这份记忆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都会梦见一条土路,坎坷曲折,高低不平,太阳底下尘土飞扬,雨天则泥泞不堪。这条路的尽头,是一所学校——新民中学。这是我的高中母校。

今天,新民中学100岁了。

校史记载:1921年,时任湖南省教育厅一等科员、视学的罗传渠,在湖南省衡阳市陕西会馆创建了湖南省私立新民中学。从此,风雨百年,弦歌不辍。

“新民”二字,出自《大学》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对“新民”一词,解释颇多,人们倾向于“使民更新、教民向善”之义。在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中,“新民”是仁人志士的梦想,于是,有了新民学会,有了新民中学,也有了新民晚报——我刚到上海工作时,每次翻读《新民晚报》,都倍感亲切,冥冥中感悟到精神的脉络联系。

新民中学与中国共产党同龄。早在建校之初,这里就是湘南学联的重要成员单位、中共衡阳地区最早的三大支部之一,中共湘南地区最高领导机构的第一届领导人,全是这里的老师,红色基因深深地植入了新民中学的血脉,学校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教育,从创校的校长到后来的前辈名师,无不以为国育才为己任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,学校还叫衡阳县第六中学,去年11月,随着学校移交至衡阳国家高新区管理,又恢复了“新民中学”的原名。学校在晓云山下,蒸水之畔,我一直记得,每天早上,河堤上就有捧书苦读的学子。当时学校周边都是农田与果园,要坐车进城或回家,需要步行三公里多的土路到呆鹰岭镇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学校确实是个静心读书的好地方。只是我上高中那会,还没扩招,每年能考上大学的毕业生少之又少,面对似乎遥不可及的大学,大家学习还是很拼,学校生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,这种拼,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带着些悲壮色彩的拼。

那条土路,道阻且长,反复在我的梦中成为高中生活的意象,确实铭刻着我人生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三年时光。尤其是在呆鹰岭镇走向学校时,就像走向一个无法预测却竭力想自己把握的命运。感谢高考。

也要感谢优秀的学长们的激励与引领。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的不可替代软实力。新民中学在革命战争年代,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,还有革命英烈,1949年后,学校更是桃李满天下,从这里走出过院士、部长、大使、作家、学者……他们是闪耀在我们这些后学心目中的群星,光辉灿烂。

随着城市化的加速,母校所处之地,昔日为衡阳市远郊,现在已变成了衡阳市城区一部分,随着母校移交至衡阳国家高新区管理,无疑步上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,百年名校,将会孕育更多的“明星”。

因为一直在外地工作,我很少回母校,不久前,我带着女儿回了趟学校,桂花香依旧,但校园变化巨大,尤其是教室和学生宿舍都已装上了空调,我给女儿讲:爸爸当年高考的时候,天气酷热,有的同学在考场中暑晕倒。在上海出生长大的女儿,惊呆了。

最让我感叹的,是通往学校的那条土路,已经完全找不到了,鳞次栉比的楼房,填满了昔日的农田,车过蒸水大桥,一拐弯,就到了学校。

“新故相推,日生不滞”——这是著名思想家、衡阳县先贤王船山的名言。祝福已逾百年的新民中学,日日新、又日新。

我不会有在国际赛场上摘金的实力,如果我得了奖就走人,是忘恩负义。我也清楚地认识到,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芭蕾才刚刚起步。作为时代的受益者,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留下来,将芭蕾的接力棒接住、拿稳、传好。“留下”是我当时的回答,也将是我现在和未来的回答。

25年的芭蕾生涯里,我经历过自我革新的挑战、突如其来的困境和牵动命运的选择,但我对芭蕾艺术永无止境的热爱和追求从未变过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广大领导干部提出过这样的要求,“守得住清贫、耐得住寂寞、稳得住心神、经得住考验。”我想,这也是对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的要求。如今,我早已把我的未来与中国的芭蕾事业紧紧相联。中国芭蕾需要后继有人,不能让中国的芭蕾艺术断档。这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,我愿意为之奉献我的全部。前路漫漫,无论是坦途还是布满荆棘,我都将怀着同样的理想与信念,一如既往地为

中国芭蕾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而不懈奋斗,只问初心,无问西东。
讲好中国故事,曲艺艺术有优势。

十日谈

从艺先从德

责编:殷健灵

这所叫『新民』的中学,一百岁了

肖春飞